

#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 著

中国古典极品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1242.4  
426  
:13

中国古典极品小说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古典极品小说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印刷厂 印刷

1160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420 印张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

ISBN7-104-01209-5/I·488 总定价:(全套 24 册)1680 元

# 目 录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0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绣级蓝呢糊绿轿	21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31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41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53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嫔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64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75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87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97
第 十 一 回	穷佐杂黄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109
第 十 二 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22
第 十 三 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33
第 十 四 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46
第 十 五 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60
第 十 六 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174
第 十 七 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186
第 十 八 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01
第 十 九 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16
第 二 十 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229
第 二 十 一 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撒差	241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255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267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280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295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308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19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30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香菜馆	345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358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毆打	375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390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404
第三十四回	办义賑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420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赏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谗	434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447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462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473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奸感侠友	486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谈诨多才	497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511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522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533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546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溼承宪着气焰熏天	561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576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590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600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614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629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645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661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676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690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702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718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737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749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763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775

## 第一回

###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

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年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



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椒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甚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名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

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的先生顿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钩钩两只眼睛，歪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

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到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爸爸：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这方必开是从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里的痰，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

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碑楼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事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中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甚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盂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

厨子回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瞧见，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凶横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擗，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塌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了去摆供。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先生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络绎不绝；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下来了。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饿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烦。忽然听说来了，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

王乡绅坐定，尚未开谈，先喊了一声“来”！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答应了一声“者”！王乡绅就说：“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二爷未及回话，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朝着王乡绅说：“又要你老破费了，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绅那里肯依。赵老头儿无奈，只

得收下，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王乡绅一席居中；两旁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等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开面东，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

一时酒罢三巡，菜上五道。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来的“闹墨”，一定是清真雅正，出色当行。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未曾上榜之前，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见文章有价，名下无虚。两人讲到得意之际，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监察御史，后因年老告病回家，就在本县书院掌教。现在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

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制艺’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来；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人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人入门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捱了

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别的不讲，单是方才这几句话，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王乡绅一听此言，不禁眉飞色舞，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说道：“对了，老侄，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现在我虽不求仕进，你也无意功名，你在乡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我圣朝培养人才。这里头消长盈虚，关系甚重。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这个重担，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将来维持世运，历劫不磨。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总是我们斯文一脉，将来昌明圣教，继往开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说到这里，不觉闭着眼睛，颠头播脑起来。

赵温听了此言，不禁肃然起敬。他爷爷同方必开，起先尚懂得一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又做出许多痴像，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正在疑惑之际，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吵闹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他在那里嫌少，争着要添。赵温的爸爸说：“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已经是格外的了。”二爷说：“脚钱不添，大远的奔来了，饭总要吃一碗。”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他一定吵着要吃，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厨子不答应，因此争吵起来，一直闹到堂屋里，王乡绅站起来骂：“王八蛋！没有王法的东西！”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做好做歹，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方才无话。坐定之后，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嘴里说：“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戒戒他二次才好！”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听了这话，连忙替他求情，说：“受了官刑的人，就是死了做了鬼，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这不毁了他吗。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回来教训他几句，戒戒他下回罢了。”王乡绅听了不作声。

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叫唤了半天，前前后后，那里有老三的影子。后来找到

厨房里，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一见他老子来到，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又是可惜衣服，急的眼睛里冒火。当下忍着气，不说别的，先拿过一条沾布，替儿子擦手，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老三是上不得台盘的人，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他总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时恨不过，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声哭了。大家忙过来劝住，他老子见是如此，也只好罢手。

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起身告辞。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孙子年纪小，不曾出过门；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请赏荐一位，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王乡绅也应允了。方才大家送出大门，上车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话说赵家中举开贺，一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下来，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亲供。当下爷儿三代，买了酒肉，请门斗饱餐一顿，又给了几百铜钱。门斗去后，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给他。赵温不胜之喜。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随时可以请教。方必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还有什么不愿意的？随即满口应允。赵老头儿自是感激不尽。取过历本一看，十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遂定在这天起身。因为自己牲口不够，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几天头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饯行，赵温一概领受。

闲话少叙。转眼之间，已到十四。他爷爷，他爸爸，忙了一天；到得晚上，这一夜更不曾睡觉，替他弄这样，弄那样，忙了个六神不安。十五大早，赵温起来，洗过脸，吃饱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来。赵温便向他爷爷、爸爸磕头辞行。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托他照料孙子，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等到行完了礼，一同送出大门，骑上牲口，顺着大路，便向城中进发。

原来几天头里，王乡绅有信下来，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可便道来城，在舍下盘桓几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进城，投奔石牌楼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管门的一向认得，立时请进，并不阻挡；赵温却是头一遭。幸亏他素来细心，下驴之后，便留心观看。只见：门前



粉白照墙一座，当中写着“鸿禧”两个大字；东西两根旗杆；大门左右，水磨八字砖墙；两扇黑漆大门，铜环擦得雪亮；门外挂着一块“劝募秦晋赈捐分局”的招牌；两面两扇虎头牌，写着“局务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大字；还有两根半红半黑的棍子，挂在牌上。大门之内，便是六扇蓝漆屏门，上面悬着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写着“进士第”三个字；两边贴着多少新科举人的报条，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算来却都是同年。两边墙上，还挂着几顶红黑帽子，两条皮鞭子。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也就让他进去。转过屏门，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凳。两面靠墙，横七竖八摆着几副衔牌：甚么“丙子科举人”，“庚辰科进士”，“赐进士出身”，“钦点主政”，“江西道监察御史”。赵温心里明白，这些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另外还摆着两顶半新不旧的轿子。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其时已是十月，正中挂着大红洋布的板门帘。前回跟着王乡绅下乡，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买烧饼吃的那个二爷，正在廊檐底下，提着一把溺壶走来；一见他来，连忙站住，亏他不忘前情，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一个千，问他几时来的。王孝廉回说“才到”。那二爷瞧瞧赵温，也像认得，却是不理他；一面说话，一面让屋里坐。赵温也跟了进去。原来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也悬着一块匾，是“崇耻堂”三个字，下面落的是汪鸣銮的款。赵温念过“墨卷”，晓得这汪鸣銮就是那做“能自强斋文稿”的柳门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觉肃然起敬。——当中悬着一副御笔，写的“龙虎”两字，却是石刻朱拓的，两边一副对联，是阎丹初阎老先生的款；天然几上一个古鼎、一个瓶、一面镜子，居中一张方桌，两旁八张椅子，四个茶几。上面梁上，还有几个像神像龕子的东西，红漆描金，甚是好看了。赵温不认得是什么东西，悄悄请教老前辈。王孝廉对他说：“这是盛‘诰命轴子’的。”

赵温还不懂得什么叫“诰命”，正想追问，里头王乡绅拖着一双鞋，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已经出来了。王孝廉连忙上前请了一个安，王乡绅把他一扶。跟手赵温已经爬在地下了，王乡绅忙过来呵下腰去扶他。嘴里虽说还礼，两条腿却没有动；等到赵温起来，他才还了一个揖。分宾坐下。